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首次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在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是这一年我出生了,当时我爸爸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十几元,算是高工资了。一般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三四十元,还要养活多个子女。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那个年代,普遍平房居多,吃、穿都是定量凭票。我就读于苗儿石小学时,教室还是简陋的砖瓦平房,教室里的黑板就是木板刷上黑油漆,角度不对还会反光。教室的窗户有的已经破损了,冬天挡不住寒风,夏天遮不住酷热。平房的屋顶是一片一片互相衔接的半圆形灰色瓦片,一下雨,有的地方还会因瓦片破了而漏雨。这时老师会用脸盆或水桶来接雨水。同学们则分别坐在避开漏雨的地方。“滴答、滴答”的水滴声伴随着老师的讲课声,给安静的课堂插入点点小乐曲。

学校的运动场是用泥土铺平的一个大坝,晴天扬尘,雨天泥泞。在操场的正中央有一个用石头垒成的台子,那是我们的舞台。操场边上还有一个

甜蜜

■ 梅平

由钢管焊制而成已锈迹斑斑的篮球架,篮球架的底座是老师们搬来几块条石压着,使其稳固。我们就在这里玩耍嬉戏,上体育课,做广播操,举行大型活动。那时物质十分匮乏,将废旧的橡胶手套剪成橡皮筋;将鸡尾巴毛制成毽子;用树枝制成弹弓;烟盒纸、糖纸成为小伙伴用来比赛的道具,就是我们的玩具。

1976年,邻居买了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傍晚7点,在邻居家门口都会挤满了大人、小孩观看电视。一般5点多钟就会有小孩搬着小凳“占位子”,就这样,我们从电视上看到关于党中央重大活动的新闻,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党中央的精神。1977年9月恢复高考,据当时的国家教委1978年公布的数据,全国参考610万人,录取仅40.2万人。据说那年整个猫儿石地区参加考试的有几十人,只考取了四人,我哥哥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激动和高兴的心情让我们现在都难忘。知识改变命运,从此哥哥成为了

船舶工业学院的一名学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起点。受哥哥的影响,1983年我成为了一家大型企业的工人,1985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党员,并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创建重庆市精神文明工厂的活动中,不分上下班,加班加点,为机器、设备涂油漆、做清洁,连续奋战一个月,双手磨起了老茧,但依然坚持。我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态度,受到了领导和师傅们的好评。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单位被评为“重庆市精神文明工厂”。这一年在组织和领导的推荐下,经过选拔,我调入总厂团委工作,同时参加了江北区党校的考试,正式成为一名中央党校函授学员。随着对知识的向往与渴求,参加了专科升本科的学习,并于1995年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2003年经过推选,我成为江北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2005年,由于企业搬迁,享受国家政策,我光荣退休。

时光荏苒,2020年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亲身参与,切身体会了党带领全国人民防疫抗疫的伟大实践,看到了党和人民心连心,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身为中国人,我倍感自豪。

如今,我享受着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倍增,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比蜜还甜。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北区工程师协会)

在中山大学

■ 欧文礼

蝉声 浪潮
秋天里的春天一百多年了
那些白千层、樟树、榕树
一脸沧桑
浓阴里,孙逸仙的青藤
爬满陈寅恪的古典楼房珠江的墨汁,可以写好多锦文华章
那支笔万古不废光明流淌在我和他们的眼睛里
钟声永远敲响一阵迷路的风
伏在怀士堂前的紫荆花上沉思

病中记

■ 龙泽平

一颗石子,一颗
来自我身体内部的石子
把我绊倒在端午节的门口
钻心的疼痛
我的脆弱也毕露出来
完全没有医生的那种超然与淡定
住院,检查,手术
医生驾轻就熟而我,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大汗淋漓
承受着焦虑、担忧、煎熬、恐惧的袭击
紧张地咬着牙承受此生
从未经历过的种种痛楚
亲友的问候像秋天的落叶
一片跟着一片
让我在苦不堪言的日子里
不时用强颜欢笑来
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与忧伤
已经在床上躺了七天了
状况自然是一天比一天好
医生的叮嘱像风铃在耳边回荡
青山绿水鲜花美酒
所有美好的景象
一直在脑子里来回走动
明明身在红尘
仿佛又与世隔绝
父亲当年说过,病来如山倒
所有豪言壮语都会不堪一击
这回果真有了切身体会
乐观是必不可少的良药
而悲观的情绪常常卷土重来
天天都在我的内心深处展开拉锯战
许多念头憋在心里
不吐不快
吐了,又显得娇气酸涩
其实,话说多了并没有多大意思
只有两句最能表达我的心境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天花板呢,那里空白一片

时光静好

■ 王景云

故乡的小溪
叮叮咚咚
带来白云
蓝天的香气,开满
母亲喜欢的那件
碎花裙我的眼神,清澈成
一首动听的配乐诗
时光像个孩子,安静听见了
——母亲

黄桷埡

■ 赵瑜

每年的三月,虽说南山下的重庆人还在纠结大衣能否换成夹克,倒春寒何时会应约而至,黄桷埡的涂山湖边,却一派万花将开的架势。

先是白玉兰独俏,此时的涂山湖公园里还冷清了点,踽踽有几个游人,或者不怕春雨的新娘,备着皮草披肩,对着相机嫣然巧笑。那高高的一树花朵特别抢眼,冰清玉洁的硕大花瓣,努力绽放,华美得耀眼。出几个大太阳,杜鹃也开始一丛丛铺开了,常见好养的花儿,在湖边就如燎原星火般漫山乱开,红红火火的,兆头大好。

慢慢地,桃花梨花一起赶趟儿。桃花粉嘟嘟的,那颜色看着总让人想起十四五少女的腮红。总能看到逛湖的人手一束桃花,老的小的,都喜气嚷嚷,走桃花运走桃花运。梨花则低调得多,在农家小院前白茫茫一片,它是最适合在月下或雨后观赏的花朵,对着满树飞雪,文人们施施然吟出一首好诗来。

整个南山开得最声势浩荡还算樱花。樱花开的时候,重庆的春天彻底来了,可以轻灵地穿着鲜艳单衣在花下徜徉比美。樱花花瓣累累,厚重肉感,如云似霞,华丽绝决,仿佛发了狠地要夺整山的花魁。对于地道的重庆人来说,每年春天上南山赏花像是必修课。特别是在涂山湖边,花树下,几张照片一拍,就顺势在那暖暖的阳光下、浓浓的花香中一躺,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涂山湖边,望得见重庆第二外

国语学校的学子们,红色的校服,也是春天的花朵,面孔英气、生机盎然。作为一个南岸原住民,我不太能清晰数说二外这所建校已81周年的名校如珍珠串般蜿蜒的历史文化,就连它的学生、我的母亲也无法来龙去脉详尽始末。然而我的家族幼时便与这里结缘。二外对面的黄桷埡老街上,飘散着我的家族气息——摩肩接踵的木板房里,曾有我家的一栋,我的妈妈和她的弟妹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祖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易主了,八十多平方米两层楼的木头房子,两千块钱就卖了。后来曾给三姨谈起过,觉得可惜,三姨淡淡一句:那时多穷啊,两千块是一笔巨款了,你外公要养家啊!

如今那栋楼被新主人翻修成了砖房,但妈妈每每走到房前,都会发呆良久,那是她儿时的记忆,是大学梦的起点。至今记得许多邻居,在街口开副食店的大妈,是妈妈的中学同学。妈妈1959年至1965年在重庆市第四女子中学、现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读初、高中,1965年在现重庆邮电大学的大礼堂参加了高考。然后一举考上四川师范大学,成了家族里第一名大学生。再回黄桷埡时,已人过中年!

妈妈回忆,女中一个班级有50多名女生,全班有7个人考上了大学,例如重大、西师、川师、武汉水利工程学院等,没读大学的同学有的去云南上山下乡,有的去外地工作,头发花白时定居在了异乡,还有同学成了四中(二外)的老师。四女中成了她们常梦见的地方,梦中她们

还是十几岁学子,住在涂山湖边,课余“背个背篓去周围田地里打猪草,帮学校喂猪”。去年二外80周年校庆,年过七旬的她们早早在微信群里相约,回到了母校,去雪松下合影。开心的镜头下,她们还是当年的小姑娘。

黄桷埡老街如今已成城市的新地标。800多年历史的茶马古道,不少大名人,包括蒋介石和宋美龄走过;老街上有一个如四合院的青砖木屋,是台湾著名作家三毛故居,三毛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从出生到六岁都生活在这里,1990年曾回来过;再往上走,就是曾经的铁路疗养院,建于清代的文峰塔矗立山顶,有白沙小姐坟的传说,《一双绣花鞋》在此取景;涂山湖在老街对面,这是老黄桷埡人的游泳池,湖边曾经开过一个火锅店,名厨掌勺,回忆中的美味;二外是80年名校,名人辈出,走向世界;邮电大学也一定要去的,春天樱花季时花瓣累累,如云似霞。渐渐暮色四合,从一棵树观景台往山下望,一家一家的灯火次第绽放,重庆的夜景华丽而亲切。

难忘黄桷埡,南山的肥沃宽厚泽被着它的一代代子孙,这里每一朵开在枝上的野花,每一只清晨啼鸣的鸟儿,都提醒我来历与故乡、血脉和根基,让能够享受每个黄桷埡春天的我,倍感岁月情深、幸福温暖。